

诗路花语

永遇乐·
厦门抒怀

■ 陈健春

海碧天开，岛姿映日，群鹭飞舞。
鼓屿听涛，九龙翠岸，琴逸星辉赋。
厦门舒展，闽南腾跃，喜看轻舟寰宇。
望苍穹，痴情漫客，追潮逐浪寻趣。

遐思两制，情牵海峡，遥指复兴新路。
厦马奔驰，山呼海啸，如疾神弓弩。
凤凰梅笑，绿荫漫展，遍布神州云步。
道芳菲，惊涛骇浪，谁人与渡？

有些诗(节选)

■ 陈红

所以请轻轻闭上双眼
让我紧紧地握着你的手
来到碧波如镜一望无际的大海的入口

让双脚浸润在温热的细沙清凉的水中
想象一切可能的美好与爱恋
想象荷花馥郁的季节
这个被今天温润的流年
想象早晨阳光下大海金色的模样
波光里我们依稀牵手的倒影
在你柔柔的双眸间
我重新回到澄澈的童年

想象悄然依偎在你的怀里
一起凝神倾听大海的呼吸
月光浅醉凉风微拂不忍远离

想象你骑着单车我坐在车后
以峰岭山那两棵并排生长的
盛开的桃树和梨树为起点
先急可劲儿地摇啊摇
让天空忽然下起雪白玫红的花瓣雨
然后躲在雨中笑啊笑疾驰而去
于是桃花梨花嵌入泥土落英缤纷
任性地就让你和它们在我的心里生根

一幅未落款
的画像

■ 苗红军

来不及替你的画像着色
一场风雨，秋凉到心底
至今那幅画还未落款

那个雨夜
你悄然走进别人的笔端
斜躺在别人精心设计的背景中
成了一道风景

你恍惚的眼神
藏不紧躲在你心里的秘密
解释，成了落在你额头的一片树叶
风轻轻一揭，就掉了

一枚青果泛红的时候
有个人在窥视，在偷偷咽口水
我担心被人偷摘
于是，我在果树旁边
又画了一排一排篱笆

重阳

■ 许起鹏

重九佳节椎飨士，
酒酣耳热赋妖娆。
辞青茱佩飘纸鹤，
迎早糕品赶野猫。
斗艳菊花娇滴滴，
炫姿银杏立潇潇。
登高揽胜鸣秋志，
正道旅途路远迢。

投稿邮箱
hnrbwxb@163.com

名家翰墨

写字的记忆

■ 红笛

再说写字。小时候写字，没上学之前，我写字用的是一种石板，形状像黑板，大小像现在的ipad，四边是木框，质地像是石板，却轻，有红色黑色两面，两面都可以写字。写字用的是石笔，也像是用什么石头做成的，有铅笔芯大小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石板上划出字来，有粉笔的效果，笔划出来的是白色。一盒的石笔，可以写得很久，横竖撇捺弯钩地随便乱写，写满了用布一抹，又可以重新再写，方便实用，不容易摔坏。现在是没见到这种石板和这种石笔了。

正式的写字是从上学开始，我所经历的就是铅笔、圆珠笔或钢笔、毛笔的书写。铅笔是初学写字时用，初识文字，字的笔划不一定写得规范，用铅笔好修改。铅笔顶上有一节橡皮，就是用来擦字用的，笔划错了，擦掉，再重写，铅笔上的橡皮不经意，错别多，擦着擦着就完了。铅笔是字，也不是字，我们常说的白纸黑字，就不包括铅笔字。政府部门的往来公文，私人书写的字据，说的是白纸黑字，不能用铅笔写的。用毛笔的时候少，就是一周有几节课的描红，有专门描红用的方格本，一个方格一个字，我们用毛笔依次画葫芦就行，描的都是楷字。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还有没有描红一课。

一段时期，在中国用毛笔写字的人多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，都是用毛笔在写。海口的五大马路，也是到处是书写满满的的大字报。记得那时最著名的一张大字报是论文斗与武斗，写了满满的十二张大纸，就贴在解放路和新华路百货大楼的墙壁上。那是海口唯一的一家百货大楼，三层楼，是海口最热闹的中心，围着看的人是水泄不通，我没心看大字报的内容，就是记它字写得好，是楷体行字，可以说是行楷吧。每个字都写得有笔有墨，笔笔入纸，汪洋恣肆连成十二张纸，便觉得有气势，也有味道。有味道的字，耐看，我站着一看就是半天。

大字报的作者我是记住了，叫吴科道。后来还见

他贴过很多大字报，什么内容都写，除了字写得好，内

容也和其它大字报不同，没有戾气，有些还写得很有意思，就像现在报纸的副刊文字，像散文，像小品，也有些八卦的花絮。记得有一则猜字的，内容是：王在头上，无我成也，如今我去了，你成无尾羊。“也”字海南话念“mi”，就是“啥”或“什么”的意思，谜底是旧体的“義”字，就是今天的“义”。还有一则更有意思，写的四句藏头诗：扬子江中意如何？北方壬癸已调和。有钱不买金生丽，对面青山绿更多！这首诗，每句都藏去了一个“水”字，“扬子江”和“青山绿”下藏的是水，不言而喻。“北方壬癸”下藏的也是水。因为据五方、天干、五行搭配，有“北方壬癸水”之说。“金生丽”后藏的仍是水，“丽水”，产金之地，语出《千字文》中的“金生丽水，玉出昆冈”。关于这首诗，他还说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：相传旧时有家酒店，一次酒店老板正在店里往酒坛中掺水，在门边望风的老板娘见一位顾客正提着酒壶朝店中走来，于是急忙用隐语问道：“扬子江中意如何？”就是“水掺得怎么样了？”丈夫心领神会：“北方壬癸已调和。”“水已掺好啦。”不想这位顾客却听到了，非常气愤，掉头就走并丢下一句：“有钱不买金生丽！”我没有钱不能买水。便要到对面的酒店去。老板娘并不尴尬，而是不忘忠告一声：“对面青山绿更多！”对面酒店掺的水更多呢！他写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，也许什么意思都没有，也许是那些言辞激烈的文字的一种逆反，或是无聊了写着玩，就像我们现在给报纸的副刊投稿，总想写些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看看。不厌其烦地写下来，是为了留些史实，让大家知道海口历史上还有过这样一些事情。

那时没书读，读大字报也是一种识字学习，碰到类似这样的大字报，是一天要去看几次的，看多了有的还能背下来。至于字写背后的真用意，都不甚了了，只是觉得有些意思。有几点可以说的是：他写的都可以随时随地发表，字写在纸上可以到处贴，就像现在的网络，随写随贴就是。但网络是比当年进步和便捷多了。

后来我们还去他住在海口的家里看了他，在义兴街的一户人家，是旧时建筑，低矮的两层楼房，里面被隔开成一格一格。一格就是一个房间，放一张床，再放一张书桌就满了。当时应该属于房产部门的房产。吴科道住到了其中的一间，我们进去，他就躺在床上，也不起身，天气热，下身是深色的短裤，上身圆领的文化衫，被汗水渍，斑驳得分不出什么颜色了。他头发花白，形容枯槁，握着一把蒲扇，不停地摇着，边打蚊子边扇风。说了一会的话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。唐诗里说：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听吴科道说话，便是这种“云深不知处”的感觉，不知道他的那些文字是怎么写出来的。一会我们就出来了。不久，就传来了他过世的消息，能为他做的，就是一声深深的叹息。

义兴街过去不远是南渡江入海口，南渡江到这里便回环成了新埠岛和海甸岛，还有一道水穿过海甸岛注入后溪再汇进大海，叫鸭尾溪。入海口的上半段叫前溪，下半段叫后溪。南渡江水送行舟，送死者亦送逝者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有关成败生死。

记得那天一起去的还有鲁庆彪，笔名伊始。后来是广东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，广东文学院院长。小说作得好，字也写得不错，见过他的笔迹，虽是圆珠笔的复写，还是看得出每个字的清正、踏实。鲁庆彪算是从海南走出去的一代人才。

Wn | 岁月如歌

相聚

■ 翁书林

重阳节前夕，由叶树华等组织的广东文昌师范六至十六届近200名师生在海口华侨大厦聚会，人多话多情也长。同学初见面便问：“你认得我吗？”女同学流泪拥抱，说你胖了，说你矮了；男同学相互对视，说你发白了，说你秃头了。老师来了，同学站起来鼓掌，有的还拿手机拍了拍，好像要把老师的形象、恩情以及对老师的崇敬拍下来。

最受崇敬的是邹福如老师。在白沙文体局退休的老潘说：“邹老师教代数，起初认为他有点怪，上课时不见他拿课本、教案之类，只见他拿粉笔，忙于讲解提问板书，粉笔屑掉在头上身上也不在乎，后来才明白那是他熟悉教材、教学投入的作态，他教的书又易懂，才渐渐佩服。”

同学中教高三的也不少，但多数教文科。如毕业后曾留校任教，后在文昌中学教高三语文的潘正炼。有双重身份的余德江能在文昌中学教高三数学，同学都说他“牛”。余说：“这要感谢邹老师了。他5年不回家挤出10个假期自学鼓乐，使我也挤空自学充电。我在留校教中师的那两年得到邹组长的指导和信任，他安排我教中师二年级的立几和三角，托我打理奥林匹克数学科技课，逼我翻书钻研，后又选送我去广东教育学院学习一年数学。还感谢邹校长调我入文昌中学，给我一个良好的教育平台，并且他身先士卒，教高三，作榜样。一句话，我遇上‘贵人’提携。”余的神情有点激动，看来，这话出自内心。

邹校长问老翁：“你哪年挨批斗的？”“文化革命后期”。老翁原任中学教师，在海南师专中文科学习一年，后调入文昌教育局，后被借到文昌大寨办写材料出简报，因一件小事挨批被赶到一间小中学教书。邹坚持说翁没有什么错，即使有点错他也要，因为翁是从文昌中学免试保送入文昌师范就读的，成绩好又能写。调入文昌中学后翁成为骨干。他两个儿子高考成绩分别居文昌文科、理科前茅，考进重点大学，理科的还读硕士研究生毕业。所以翁说：师恩重如山，师情深似海！

有的同学还提到天灾人祸造成粮根短缺时，学校组织师生大种养，改善生活。同学们很单纯，从家里带来一个椰子，一个菠萝蜜什么的都分享，有时挤空派员到市镇饭店排队买回“糠饼”等代食品分吃，没有占有欲，领导也不搞特殊。一次杀猪，一后勤拿一条肉给吴忠校长，吴校长严肃地说：“肉是你的吗？你拿学校的肉作个人的人情对吗？快拿回去！”一个一身正气，一个一脸尴尬。虽然时过境迁，但领导的正派，师生的纯真永留心田。

当大家赞扬老教师陈有志气，不满足当小学教师，申请离职考进华师大，重回重点中学任教时，省妇联退休的韩英元深有感触说：“1959年夏，北师大分两个保送指标到学校，我有幸选中读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。喜欢之后又担心北京路遥天冷。当我身上穿着英若副校长送的毛大衣、口袋揣着月蕊等同学2元3元地凑的路费、耳边响着老师的鼓励，我的心暖乎乎的，没齿不忘！”

同学继续畅谈。“你爬上月球了吗？”老符注视问者，一时想不出问者什么名字，却想出说这话的原因。当年教育发展快，1956年的师大招10个班，基建跟不上，许多学生食宿在居民家，一天几次，每次要爬几十级台阶到岭上教室上课，所以老符在西门台阶上说：“这么爬，用不着多久就可以爬上月球了。”而听者正在爬台阶，因多看老符一眼，脚踏空碰石流血，是老符扶他去医务室包扎的，所以问者对人对话印象深刻。

“你那双皮靴还在吗？”同桌兼舞伴老林。当年，文娱生活较少，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组织师生在周末跳交谊舞，男生爱穿皮鞋跳，有姐妹嫁给军官的，多得一双翻毛在外的皮鞋，人们称为“舅舅鞋”。男同学多积钱买皮鞋，老林积钱迟，文城镇皮鞋脱销了，只剩皮靴，而皮靴较贵，老林又买不起，还是同桌借几块钱才买到一双半统皮靴穿。“后来我带皮靴到学校，被中学生红卫兵当作四旧破了。”“不合时尚，留也无用。”

“能坚持到落实政策就好，哥裕，你现在身体怎么样？”老吴问。“长期的重劳动反而练硬了身板，我82岁了，无‘三高’现象，连续打2小时乒乓没问题。”原来，反“右”过后，开展“安全整顿”，亚裕等被整回家喂牛，皮鞋也像他一样蒙尘了。70年代末才被招回分配。“哥地呢？”哥裕问我。“他先当民师，落实政策后转为公办。最近患中风，不能来了。”“哎，才享福又病了！”惺惺惜惺惺。

互相敬酒，互相祝福。邹校长举杯说：“快乐生活，练好身体，照养天年，长寿百岁。”是的，高薪不如高寿，健康高寿才是大福。



书法(岳阳楼记) 韩辉定作品



■ 林尤葵

琼台挥韵

Wh | 书斋小语

碑》、《石门颂》等十多种。还有一些篆书名碑，如唐李阳冰篆书《三坟记》等，也有临写清代隶书大家的作品，多能谨守原碑古法。辉定书法，以篆隶见长。他的隶书，以汉隶为中心，上追石鼓、大篆以溯其源，下探清代隶书大家邓石如、伊秉绶，以寻其活用。用笔中锋直笔，追求古朴、浑厚、率真的汉人精神。其篆书上法李斯小篆，应规入矩，遒劲恬静；中学唐人李阳冰，力求浑厚；近学清邓石如，以隶入篆，求其变化。

学习书法，摹古代经典之作是不二法门。而取法之正确与否更为重要。宋以后书家，多以唐楷作为入门基础，而后行草。从宋至清代中叶以前，莫不如此，其间奉《淳化阁帖》为圭臬，帖派流行。然因阁帖率事木刻翻刻滥觞，神采失真。遂至帖学水平每况愈下。至清乾嘉学派兴起，碑学亦复兴。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和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鼓吹碑学以后，碑学几乎取代帖学。碑学兴起实乃矫枉过正之举，并非反对帖学，实主张从汉魏以前书法取法，汲取雄强、浑厚、质朴的精神意蕴，反对轻浮、滑流的末流帖派书法。

当代书法以学行草居多，然多不深打根基，上溯篆隶，故多易呈浮滑现象。辉定好篆隶，取法自然平和，可谓沉漫跋涉于高古宁静的审美中，路子正。倘假以时日，坚持不懈，力求融会贯通，将来会有更大进步。

辉定现为海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兼篆隶委员会委员，琼台师范书法教师。为更好教书育人，应该做进一步的研究和突破，而我认为著名学者徐复观下面这段话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，他说：“文学艺术的高下，决定于作品的格；格的高下，决定于作者的心；心的清浊、深浅、广狭，决定于其人的学，尤其决定于其人自许自期的立身之地”。因之，书外功及人格志向的修养尤为重要，研究书法必须由本体延伸到书法以外的广阔天地，故艺术之成功，其无止之境之追求正源于此广阔天地也。鉴于此，愿与辉定和所有有志于书学者共勉。

关注
二维码